

古滇王都



Ancient Dian Kingdom Capital Sight-seeing



Unearthed Artifacts Succinct Collection of Shi Zhaishan in Yunnan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精粹





古滇王都



巡

礼

Ancient Dian
Kingdom
Capital Sight-seeing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精粹
Unearthed Artifacts Succinct Collection
of Shi Zhaishan in Yunnan

经典云南系列

晋宁县文化体育局 编·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滇王都巡礼: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精粹/

晋宁县文化体育局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0

ISBN 7-5367-3622-3

I.古... II.古... III.出土文物—晋宁县—汉代

IV.K873.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0874号

编委会

主 任:戚永宏

副 主 任:吕天云 徐绍勇 李国祥

李永安 陈树发 李飞鸿

李相寿 普鸿昌 马 涛

赵 宏 李德政

委 员:赵丽娟 李雄辉 陈新华

马加强 吕加兴 周忠全

曹彦昭 朱学晋 夏维林

吴永华

顾 问:熊正益 张永康 余剑明

马文斗 朱建国 蒋志龙

李安民 李东明

主 编:赵丽娟

副 主 编:陈新华 吕加兴

编 委:赵丽娟 陈新华 吕加兴

周忠全 杨振华 葛绍彤

陈 浩 邢 毅 贺 苏

特约编辑:陈 浩

撰 稿:陈 浩 邢 毅

吕加兴 周忠全等

摄 影:邢 毅 严钟义

策划编辑:董 艾

责任编辑:李跃波 段 波

图片编辑:小 海

装帧设计:杨弼睿

古滇王都巡礼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精粹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170号云南民族大厦五楼

印 制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20千

图 片 157幅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0月第1次

印 数 1~1000

定 价 280.00元

ISBN 7-5367-3622-3/K·93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CONTENTS 录

序	1	Preface
专家手记	2	The experts records
滇国寻踪	5	Seeking out the traces of the Dian Kingdom
滇人揭秘	61	Revealing the secret of Dian Kingdom human

石寨山1953年至2006年大事记	144	Shi Zhaishan chronicle records in the year 1953 to 2006
-------------------	-----	---

石寨山文物历年赴外展览情况	145	Shi Zhaishan Cultural Relic exhibition situation all over the previous years
---------------	-----	--

滇文化主要研究论文目录	146	Dian culture main research paper catalogue
-------------	-----	--

后记	150	Postscript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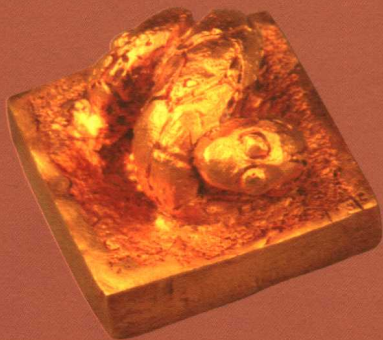
PREFACE

序

晋宁，是我生活着和热爱着的土地，这里环境优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这里是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故乡，是云南最早的政治文化中心，古老滇国的故都。1955年在晋宁石寨山发现的大批精美青铜器曾经震惊了世界。每次面对这些文物时，我总在想，这块土地上发生过什么？我们的先人们是怎样创造出如此璀璨的文明？怎样让我的父老乡亲们再次走向辉煌？幸运的是，我们的先人是智慧的，他们虽然没有文字，却拥有高超的技艺，能用青铜铸造他们的历史。通过我们与这些青铜器面对面的交流，古老滇人的生活重新又走到我们面前：他们的衣、食、住、行，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完美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似乎滇人又复活了！

今天，我们选取石寨山出土的部分文物汇成这本小书，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晋宁的过去。更希望朋友们也像我一样，能来到美丽宁静的石寨山，感受一下曾经沧海的时空之旅。

尉永宏



专家手记

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送来几件青铜器，请省博物馆帮他鉴定一下时代及价值？经业务人员初步鉴定，这批青铜器较完整，有剑、矛、钺等兵器，从器形、纹饰及制作工艺看，不像是中原地区的商、周青铜器，尤其是那斑斓的铜绿锈色和具有浓郁地方特点及民族风格的装饰物，更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博物馆的业务人员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云南某一地方出土的，便将它买下来，以作进一步研究。一次，孙太初偶然和云南文史馆馆员方树梅老先生谈及此事，得知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方先生的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一带发现一批青铜器，后来被当地农民作为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过实物，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古董？根据这一线索，1954年秋，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前往晋宁县作调查，经过多方询问，得知那批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是石寨山，他们还在石寨村农民手中征集到几种类似的青铜器和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石铲，并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时的情况。

1955年3月，云南省博物馆派孙太初、熊瑛、马荫何三人组成发掘队，对石寨山进行第一次发掘工作。发掘历时21天，确认了石寨山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和青铜时代的墓葬群，墓葬打破遗址的文化层，说明其时代晚于新石器时代。此次只发掘了两座青铜时代的墓葬（即石寨山M1—M2），出土青铜器100余件。其中有铜鼓和两件铸有纺织与祭柱场面的贮贝器，形象地再现了滇池区域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第一次发掘出土的珍贵文物，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和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莅昆，看了石寨山第一次发掘的青铜器，为之惊叹，并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先生还具体询问了发掘情况，当汇报说发掘经费不足时，他当即表示由文物局拨专款5000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石寨山墓地的发掘工作。

1956年11月~1957年1月，对石寨山墓地进行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此次共清理墓葬20座（即石寨山M3—M22），出土各种文物近4000件，包括大量的金银、玛瑙、玉石等装饰品，举世闻名的“滇王金印”就是此次发掘的6号墓出土的。据孙太初先生回忆，发现“滇王金印”时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当发掘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参加发掘的同事都开玩笑说：“如果能出现一颗滇王印就好了，它可以证明这里是古滇国墓地，石寨山的名气也会大起来，你是发掘的主持人，自然少不了请客。”

岂知不到一星期，奇迹果真出现了，在6号墓基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真的被清理出来了。这是一个十分难忘的日子，同事们全都欢腾雀跃起来。孙太初先生说，他的心怦怦直跳，捧着金印的手也有些颤抖，小心翼翼

将印上的填土剔除，四个标准的篆书“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底。金印的四边完整无损，印的背上蟠曲着一条蛇，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光彩夺目。虽说这枚金印的体积不过方寸，然而作为滇国历史的见证，它的重量比千斤还重。有了它，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重现人间，这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激动之余，孙太初先生没有忘记先前的许诺，当即请人去滇池边渔船上买来两条大鲤鱼，和同事们饱餐了一顿，算是开了个小小的庆祝会。自“滇王金印”出土后，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离谱，有的人说石寨山挖出金娃娃，有的甚至说挖出金牛、金马。于是四乡农民和县城里的干部都赶来看热闹，平日罕有人到的石寨山，一下子成了游览参观的胜地，连卖豌豆粉、炒松子的小商贩也来山上摆摊设点，一日数千人，摩肩接踵，犹如云南农村中的“赶街子”。1958年冬，云南省博物馆为配合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组工作，在石寨山进行第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2座(即石寨山M23—M34)，除23号墓规模较大、出土文物较多外，其余都是些仅有几件随葬品的小墓。第三次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出土文物400余件。

1960年4月，云南省博物馆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6座(即石寨山M35—M50)，出土文物228件。此次发掘的墓葬在石寨山的最东边，全部被压在晚期建筑的土城墙下，有少数甚至超出土墙之外。这批墓葬不仅时代多晚至西汉末到东汉初，随葬品数量也少，最多的一墓(M40)也不过30余件。至此，石寨山墓地的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1965年，该墓地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云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1995年以来，由于社会上盗墓之风日甚，石寨山墓地曾几次被盗掘，虽说增设了围墙加以保护，但仍不能幸免。为了抢救和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进一步搞清石寨山墓葬的分布规律，1996年5月~6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晋宁县文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由蒋志龙任领队，康利宏、程明、曹彦昭、朱学晋、杨振华、夏维林等为队员，在石寨山墓地进行详细的考古勘察，并对勘察范围内的墓葬进行第五次抢救性发掘。共发掘清理墓葬36座(即石寨山M51—M86)，出土各种随葬品500余件(不包括大量玉石、玛瑙及金制珠饰)。除71号墓为棺槨俱全、出土文物丰富的大墓外，其余都是一些小墓，每墓随葬品二三件者居多，也有的墓一无所有。

通过以上五次发掘，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地共清理墓葬86座，出土随葬品约5000余件。上述文物的发现，使国内外学术界对石寨山文化有了更多了解，滇国的历史之谜，也随着滇文化遗物的不断涌现而真相大白。

张增祺



滇国寻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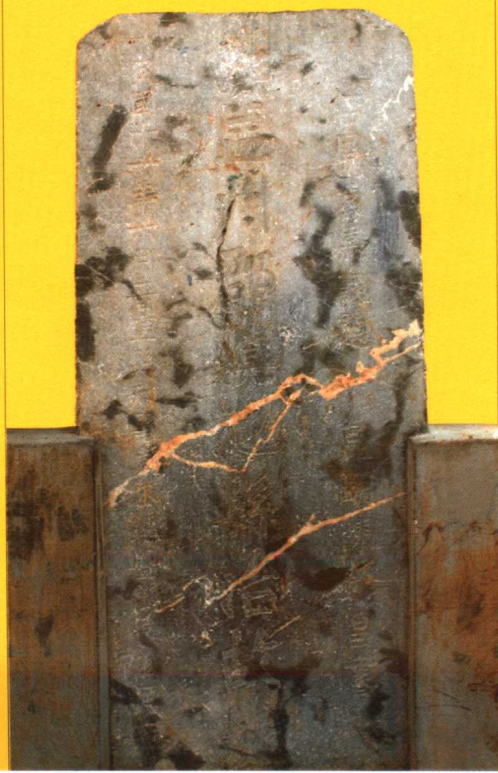
公元前122年，从西域满载而归的博望侯张骞为汉武帝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从大汉帝国的南面，有一条不为人们熟知的古老通道，可以经过身毒（今印度）直插匈奴人的身后。这一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信息，使得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很快作出决定，派出使者，打通西南夷的交通，实现对强大敌人匈奴的战略包围。于是，云南在这样一个偶然中，与华夏文明有了一次邂逅。

“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史记·西南夷列传》

汉置益州郡碑





晋宁县城

两千多年前的一天，在晋宁靠近滇池的一个小丘上，曾举行过一场葬礼。人们郑重地把逝者随身的主要物品放入棺中陪葬，他们谁也没料到，随着那一锹锹泥土的洒落，一枚打开滇国秘密的钥匙也被埋藏了下来。这座小丘，就是石寨山。

石寨山，古称鲸鱼山。《重印道光晋宁州志》这样记载：“鲸鱼山，在城西十里昆明池畔，村名石寨。昔汉武帝于长安凿池习水战，池畔刻石作鲸鱼，即象此山也。”传说汉武帝在求西南夷通道时，为与“昆明人”（此昆明非今天的昆明，而是指居住在滇西的民族）进行水战，在京西开昆明池，演习楼船，训练水军。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这样描述：“于是乎蛟龙赤螭，[鲟][鳢]渐离，[鰐][鰔]鰓鮓，禺禺魼魴，捷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谨声，万物众伙。明月珠子，的砾江靡。蜀石黄硬，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滢汗，丛积乎其中。鸿鹄鹄鹄，[驾]鹄属玉，交精旋目，烦鹄庸渠，箴疵鹄卢，群浮乎其下，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与司马相如的洋洋洒洒相比，司马迁是如此的惜墨如金，对滇国的记载只有短短三百余字：“滇王者，其众数万人”，“滇小邑，最宠焉”……但滇王究竟是何人？滇国究竟如何？司马迁没说清楚，滇国就很快在史书中失去了踪影，其后发生了什么也不得而知。班固补充道：

“后二十三岁，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繒民反，杀长吏。牂牁、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牁，大破之，后三岁姑繒、叶榆复反……”

“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六十五》

其后滇国的历史犹如那出没无常的石鲸，潜入了历史的烟海中，一沉就是两千年。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还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古滇国的存在。



汉武帝画像



远眺石寨山

两千年很快过去了，时间走到了1956年。当考古学家们再次打开那座墓葬时，一枚闪亮的金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滇王之印”，它就是那枚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史记》记载的滇国的确存在，尘封了两千年的古滇国终于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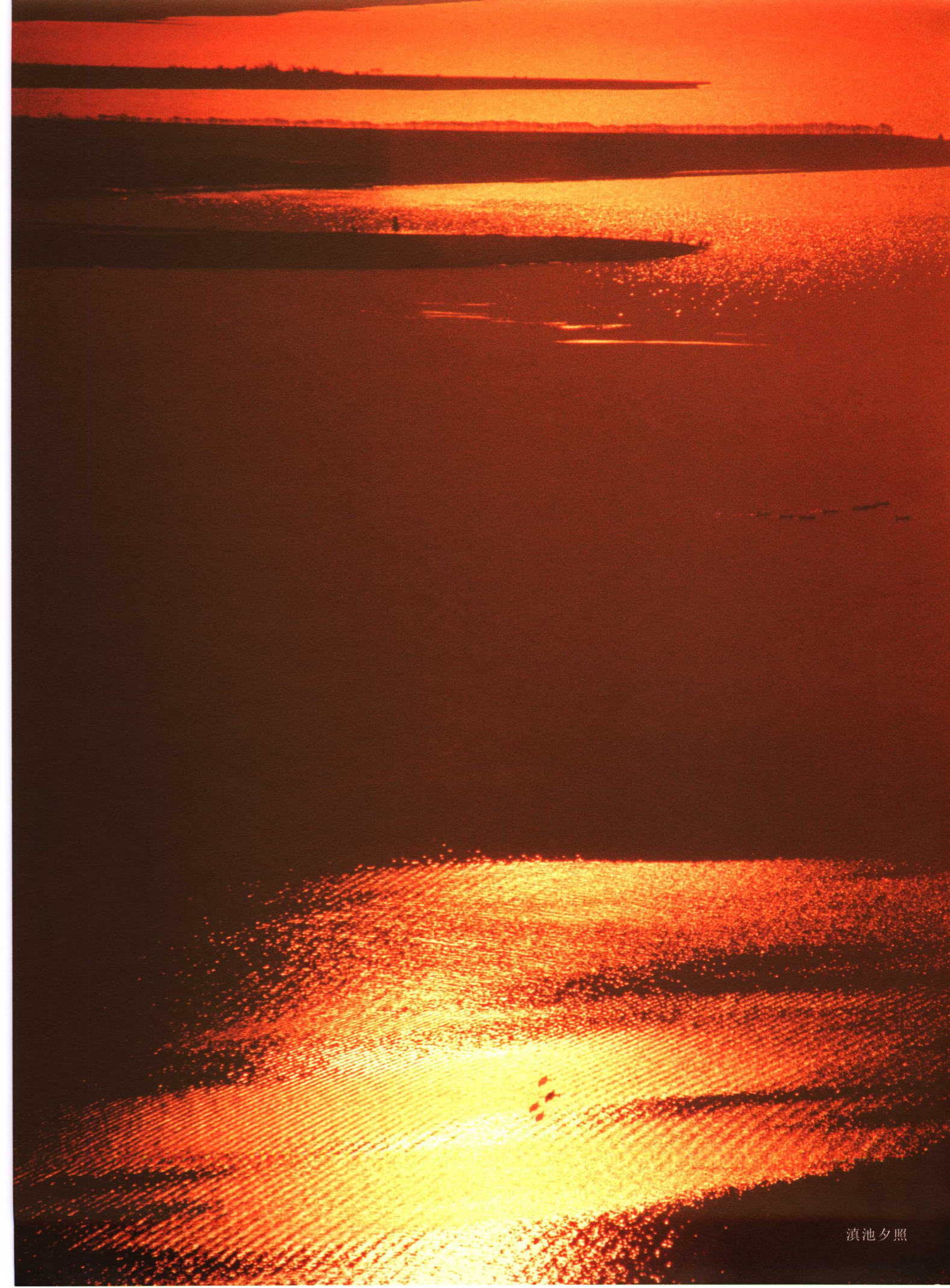
与金印同时出土的，还有无数精美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谁能想像，在这个比足球场大不了多少的小山丘上，竟然埋葬了上百座古墓，在已经发掘出来的八十余座墓葬中，出土了四千余件文物。这些文物铸造工艺精湛，自然生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把当时滇人的社会、生活真实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滇国是一个被考古发掘出来的王国，滇国的青铜器是青铜铸造的史诗。滇国的青铜器与世界所有青铜文明相比都毫不逊色，但与世界所有青铜文明又有很大不同。它所涉及的内容，从衣食住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开了滇国许多的秘密，又给我们提出更多的疑问。它的写实，能让我们获得许多文字所无法提供的信息，成为了解古代人们生活最直观的资料。

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有兵器类的斧、钺、剑、矛、戈、凿、棒等，有礼器、乐器类的贮贝器、铜鼓、葫芦笙、案等，有生产生活类的釜、锄、纺织工具、马具、酒器、饰品等。其中一些是云南独有的器物，如贮贝器和扣饰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是滇国最具有特点的器物。贮贝器因出土时其中贮满了来自印度洋的海贝而得名，主要有铜鼓形、束腰桶形和盒形三种。其中有些贮贝器顶部的盖上铸造了各种内容丰富的形象，蕴涵了大量滇人的信息，成为滇青铜器中最重要的重要器物。扣饰以其背面的矩形扣而得名，往往铸造精细，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些充满个性的文物，展现出滇国高度发达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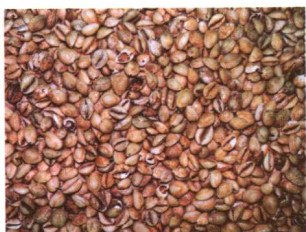
滇王金印



滇池夕照



吊人铜矛



海贝



71号墓发掘现场



滇王玉衣

《春秋·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宗教祭祀和战争。要了解滇国的秘密，同样要从这两方面展开。

宗教与祭祀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题材，每一件石寨山出土的宗教题材青铜器都是一个谜。看着那些正在进行各种活动的滇人，总让人忍不住想：这些人在做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像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杀牛？他们为什么要杀人？他们的牺牲要献给谁？……

可以肯定的是，滇人的宗教祭祀有许多与农业生产有关，例如籍田、上仓的场面，无疑是滇人在春天祈求收获，在秋天为丰收欢乐。滇人的宗教祭祀有一些与社会秩序有关，例如现存国家博物馆的诅盟场面贮贝器，在很小的空间里铸造了一百余人，个个神态生动，秩序井然，是目前发现的云南青铜器中人物最多的一件。他们是在会盟，还是集会？人物排列等级森严，无疑是确定社会秩序的祭祀活动。有专家考证，在滇国已经存在宗庙制度。按《周礼》记载，古代宗庙“左祖右社”，在石寨山青铜器上，可以得到清楚的验证。

还有一些屋宇的模型，据说与《楚辞》中记载的高媒之神，即传说中“巫山云雨”的神女有些关系。此外，剽牛猎头、乐舞杀牲，许多原生态的宗教形式在滇青铜器中都有所反映，这些充满神秘气息的形象资料为我们展示了滇国丰富的文化。石寨山的这类青铜器，无疑是研究人类古代宗教最生动的实物，它们解决了我们对古代宗教的许多疑惑，又提出更多新的谜团，等待我们来解析。

战争是国家政治的最高表现，古代的滇人与滇西地区的昆明人不断地进行争斗，因此兵器成为滇青铜器中数量最大的品种之一。同时，在一些器物上，我们能明确地看出当时战争的装备、战争方式和过程的场景。

从文献记载看，滇国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昆明人，他们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他们在战争中争夺财富与土地，同时也进行着文化交流。滇人尚首功，以获取敌人的首级为终极手段，以争夺牲畜财富和妇孺为目的。从这些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战争是何其残酷。

滇人在战争中使用的手段，在冷兵器时代无疑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近战有匕首、短剑；远战有长矛、斧钺；再远距离还能使用弓箭进行攻击。防护有盾牌、铠甲。战争中有马兵，也有步兵。石寨山出土的兵器数量之多，令人称奇，而且发现的文物既有兵器实物，又有实际战争场景，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成为研究古代战争的珍贵资料。

青铜兵器的采用，对于古代战争的结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滇国的兵器铸造精美，装饰华丽，其中的仿生装饰兵器是滇青铜器中实用与艺术结合的典范，这些华美的兵器，记载了滇国曾经辉煌的战功，是滇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羽人舞锥形铜器盖



二怪兽铜扣饰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



八牛虎耳贮贝器

礼

Sacrificial Vessel



器

铜编钟

高40.3厘米~29厘米

石寨山6号墓出土

一套六件，形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断面作椭圆形，唇口齐平，器身上大下小，顶部均有环钮。两侧各铸有蜿蜒的龙形纹四条，左右对称。钟鸣鼎食是王侯的礼仪，滇王墓出土的编钟呈偶数，而中原编钟为奇数件，滇文化显现出与中原文化相通而又不同之处。

